

## 走线欧洲：低成本、高福利？选择“润欧”的中国走线人

尽管走线欧洲的热度远不及美国，近一年来，欧洲走线正在悄然兴起，成为一些中国走线客“润”出去的另一选项。



巴尔干路线（Balkan Route）是欧盟最活跃的移民路线之一，不少移民夕阳映衬下沿铁轨上行走。摄：Darko Bandic/AP/达志影像

今年春天，三十多岁的湖南人米奇决定离开中国去走线。他收拾了轻便的行囊，告诉父母自己要出国旅游，怀揣着五万人民币现金，登上了前往埃及开罗的航班。然而，跟众多赴美中国走线客不同，米奇没有继续往西飞往中美洲的厄瓜多尔，而是转机到同样对中国公民免签的东欧国家波黑（Bosnia and Herzegovina，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）。

米奇走线的最终目的地并不是美国，而是欧洲。尽管走线欧洲的热度远不及美国，近一年来，欧洲走线正在悄然兴起，成为中国走线客“润”出去的另一选项。

米奇也研究过走线美国的线路，但他评估，欧洲走线比美国更容易。“因为走过去的话，应该时间更短一些，”他说。

当我最初联系上米奇时，他刚抵达波黑数日。他坐长途大巴从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到了西部边境城市比哈奇（Bihac），准备偷渡进入克罗地亚。米奇打听到，从比哈奇走山路大约12小时就能到达克罗地亚。在去年1月1日，克罗地亚正式加入申根区，这意味克罗地亚与申根区其他国家之间的海陆空边境管控不复存在。如果一路顺利，米奇计划坐公车、火车等穿越克罗地亚、斯洛文尼亚、意大利、奥地利，几日之内就能到达德国，他打算在那里申请政治庇护。比起美国走线数十日的跋涉，这条路线似乎更为省时省力。

端传媒调研发现，这是目前中国人在欧洲走线的热门路线之一，属于大名鼎鼎的“巴尔干路线”分支。巴尔干路线（Balkan Route）是欧盟最活跃的移民路线之一，通常经土耳其、保加利亚或希腊等国抵达欧盟的路径，其中水路更为人们熟知，但其实这一名称涵盖了海、陆路非常规移民路线。2010年“阿拉伯之春”爆发后，数以百万计的难民经巴尔干路线进入欧洲寻求保护。2015年，叙利亚男童艾兰·库尔迪（Alan Kurdi）与家人巡水路偷渡到欧洲，途中在地中海遇难溺毙。他的遗体卧倒在沙滩上的照片震惊世界，也成为欧洲移民危机的标志。



2015年，克罗地亚托瓦尔尼克车站，移民爬窗登上火车，试图避开警察设置的屏障。 摄：Manu Brabo/AP/达志影像

十多年来，巴尔干路线不断变迁，边境执法机关与移民仿佛在打地鼠游戏中循环往复，一方严加围堵，另一方却总能找到新的门道突围。由于沿线国家严加管控边境，最初的偷渡主干道已基本封闭，却衍生了许多支线通道。唯一不变的是，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依然试图经巴尔干半岛进入欧盟。

今时今日活跃在巴尔干路线上的移民主要来自巴基斯坦、孟加拉国、叙利亚、阿富汗、伊朗、伊拉克、撒哈拉以南和北非。从去年开始，这条欧洲走线的路上，开始出现了零星的中国人身影。

# 中国人走线欧洲：巴尔干路线

活跃在欧洲巴尔干路线上的移民主要来自南亚、中东和非洲。从2023年，这条路线上出现了零星的中国人身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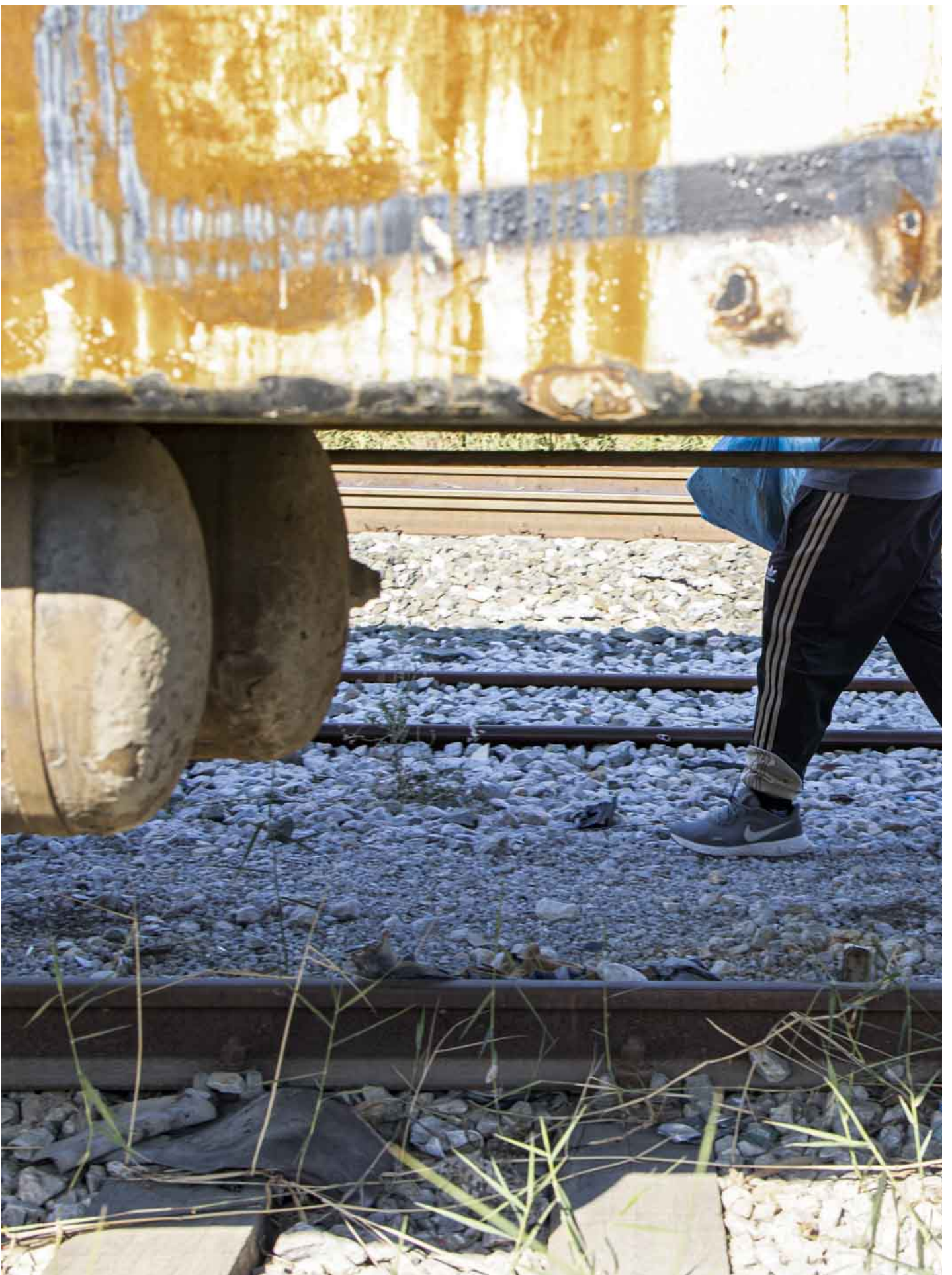
## Go game

“几年前我就想润出来，但是没有资金，”米奇告诉我。

米奇原本在湖南老家以维修家电为生，虽是小本买卖，但日子也算过得安稳，在疫情期间生计也没受太大冲击。不过，他却总想“润”出去。据他自述，他曾因在网上发表批评政府的言论而被找去“喝茶”。多年前在外地打工时，他因被拖欠工资而上访讨薪，从此每到中国开重大政治大会前夕，他总觉得有车在跟踪他。“在国内的话，政治环境越来越窄了，言论自由打压得很厉害，所以我就出来算了。”

存够旅费之后，米奇迫不及待来到了波黑。在边境城市比哈奇，他遇见了一对来自广东的夫妇，三人相约结伴跨越边境。为了躲避边防巡查，他们在傍晚天黑后出发，赶在次日清晨抵达克罗地亚。

在巴尔干路线上，米奇尝试的偷渡不叫走线，而被普遍称作“game”。无论是穿越山林、河流，还是翻围墙、跳火车，移民将所有非正式越境欧盟的尝试都统称为game，这一词汇也在人口贩卖的蛇头、人道组织、难民营管理部门之间通用。有研究巴尔干路线的学者指出，这个令人玩味的称呼凸显欧盟边境政治中的权力结构，当局设下重重关卡，移民则想尽办法突破。它还反应了移民的一种自豪感，他们屡战屡败，不久后却又能满血归来，为了通关，永不放弃。



2022年10月，希腊塞萨洛尼基市附近废弃的旧火车车厢内，移民沿著巴尔干路线前往北马其顿。摄：Nicolas Economou/NurPhoto via Getty Images

跟我分享他“go game”的计划后，米奇在网上消失了两天。等他再度上线，他无奈地告诉我，game over了。

因为体能水平不同，他与广东夫妇在山林中走散了。米奇在清晨独自抵达克罗地亚边境的马路，没找到公交车站。有一辆路过的汽车停下来，司机向他索要30欧元路费，他嫌贵而没有上车。不到十分钟后，克罗地亚警察发现了他。

“我跟他说hello，他就凶我，叫我不要说话”，米奇说，配备冲锋枪的警察开车将他载到岗哨，之后再送他回到山路入口。“他（用手电筒）给我照路，叫我走前面，然后叫我自己走回去。”

警察将非法越境的移民立即强制遣返，在当地被称作“pushback”。被克罗地亚警察pushback之后，米奇不得不又在山林中跋涉了十几个小时。也许是因为太累了，他在树林中一度出现幻觉，不时看见远处光影之间有人或成群的野兽经过。等到终于返回比哈奇，他已饥肠辘辘、筋疲力尽。没过多久，原本和他结伴走线的广东夫妇同样遭遇pushback而折返了。米奇还听说，另一名中国走线人被克罗地亚警察没收了护照和财物，还被警犬咬破了衣服，只能向中国大使馆求助，返程回国。

在巴尔干地区为移民提供支援的NGO“无名厨房”（No Name Kitchen）发言人Barbara Bekares告诉我，移民遭遇警察暴力执法和没收财物的情况并不少见，她还强调，pushback实际上是一种非法行为。难民在进入欧盟境内后，有权申请政治庇护，并留在欧盟等待申请审批，但在实际操作中，这种程序正义往往无法实现。“人们进入欧盟，每当警察见到他们，就把他们pushback，”Barbara说，“过程当中警察可能使用暴力，甚至打儿童。”

有时，警方的pushback甚至涉嫌种族定性（racial profiling）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在2019年，有两名尼日利亚大学生在克罗地亚参加一项体育赛事，却在街头被当地警察带走。这两名学生称，警察用枪威迫他们签署离境文件，将他们遣送到波黑的一处难民营，尽管他们此前从未踏足过波黑。

“我认为这是由于种族歧视。通常这不针对中国人，但影响来自阿富汗、叙利亚、北非等地的人，”Barbara说。她指出，欧盟敞开怀抱欢迎过百万的乌克兰难民，但对其他企图越境、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移民态度迥异。欧盟向包括波黑在内的“缓冲国家”施压，要求加强警备，打击非法移民。



土耳其宪兵在一名溺毙的三岁小童Aylan Kurdi尸体旁调查，Aylan Kurdi一家四口登上偷渡船只希望前往欧洲生活，不幸在土耳其对出海洋沉没。Aylan Kurdi和哥哥及母亲一同溺毙，当父亲前往认尸后向传媒表示，家人死去令他打消前往欧洲的念头，准备返回叙利亚。摄：Nilufer Demir/DHA/REUTERS

Babara是西班牙人，当年看到小艾兰的海难照片后，她开始关注巴尔干路线上的人道危机，搬到巴尔干半岛来参与人道援助工作。谈起欧盟的边境政策，她深恶痛绝，不满自己的税金被花到她不同意的地方。“边境的问题是由于欧盟不人道的政策，他们对待人们的方式就好像他们不配来到欧洲一样，”她说。

为了给欧盟边境的移民提供人道援助，无名厨房在巴尔干半岛多处设站点，为他们发放食物、衣物，提供淋浴设施等基本生活所需。“我们提供一个让人们感觉舒适的地方。你可以淋浴、更衣、玩游戏、踢足球，你可以当一个正常人。”

Babara说，无名厨房的志愿者曾在去年春天在波黑边境遇到零星的中国走线人。另一家关注巴尔干移民危机的NGO“Collective Aid”则告诉我，他们的团队在去年10月曾在塞尔维亚边境城市霍尔戈什（Horgoš）遇见25名中国移民，其中约一半是女性，他们当时正在前往匈牙利的路上。

在比哈奇，米奇在无名厨房的志愿者那里领取了面包和鸡肉罐头，以此打发一日三餐。他借住在几个摩洛哥移民的住处，他说不清楚这到底是谁家的房子，反正能打地铺、省下旅费来走线，米奇就心满意足了。

虽然首次走线无功而返，米奇依然雄心壮志，打算休整几天后再走一回，甚至想好了备用方案。“我现在我就不想回国，”他说，“（要是）走不过，我去走美线去啊。”



加州墨茶是走线圈的知名博主，他在YouTube上发表了300多个视频，其中绝大部分与走线相关。网上图片

## “润欧”教父

米奇当初研究欧美走线路线优劣时，参考了YouTube博主“加州墨茶”的走线视频。“当时他说欧洲更容易啊，实际上来了以后我发现，现在应该是比以前更加难了，”米奇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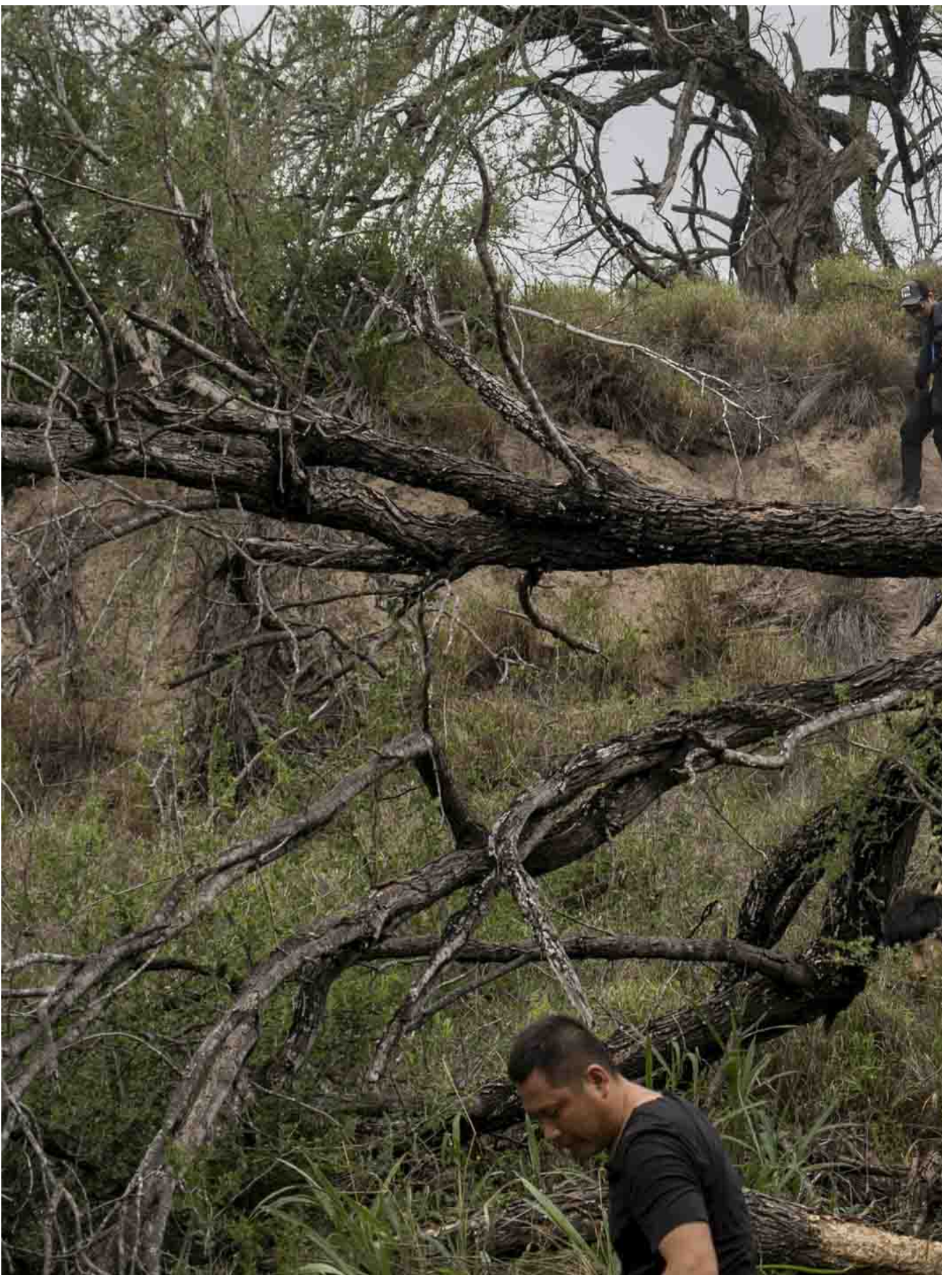
加州墨茶是走线圈的知名博主，他在YouTube上发表了300多个视频，其中绝大部分与走线相关，目前有近两万人订阅了他的频道。

加州墨茶第一个走线相关的视频是在2020年9月发表的，他在其中自述了他在当年疫情高峰期“润”到美国的故事。当时他经塞尔维亚转机到美国，持旅游签证入境后申请政治庇护，目前生活在加州。

“其实一开始我就是录着玩，”他说，“我就想留个纪念，没想说我这个频道可以火起来。”

加州墨茶是北京人，之前在中国从事金融行业。在新冠疫情爆发前，他已经感受到金融监管收紧、经济泡沫即将破灭，萌生了移民的念头。“没有爆雷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会有这么一天，所以早就做好准备。”疫情前一年，他以去夏威夷度蜜月为由申请美国旅游签证，因为充足的财务证明和北京户口的加持，顺利拿到了签证。“因为自己也是刚结婚，也是有度蜜月需求。从头到尾的行程我做的都是真的，就是最后没打算回来。”

刚开始创作走线内容时，加州墨茶的视频只有几百、几千的观看量，但他几乎每个月持续更新，及时分享走线的新变化，渐渐积累了一些粉丝。据他说，他的粉丝里男女老少都有，遍布各行各业，有中小企业主、外卖小哥、事业编制人员，还有码农。“疫情期间健身教练特别多，好多头像秀着肌肉的健身教练。”疫情期间，每次中国国内有大规模封控，他的粉丝就涨一波。“他们身上的共同点就是对中国未来的失望，对现在政治倒退的一种恐惧。像有孩子的，他的孩子接受的教育是他不能接受的。”



2023年4月5日，来自中国的移民从墨西哥穿过里奥格兰德河偷渡到美国，穿越茂密的灌木丛。图：Reuters/达志影像

加州墨茶说，他之所以坚持做走线内容，也是因为这些粉丝们的反馈和鞭策。有的人曾经想效仿他，申请美国旅游签证，但被拒签了。“他们就说：‘你帮我想想办法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法来呀，真的在国内受不了了’，尤其是疫情封控的时候。我就去帮着大家去做工作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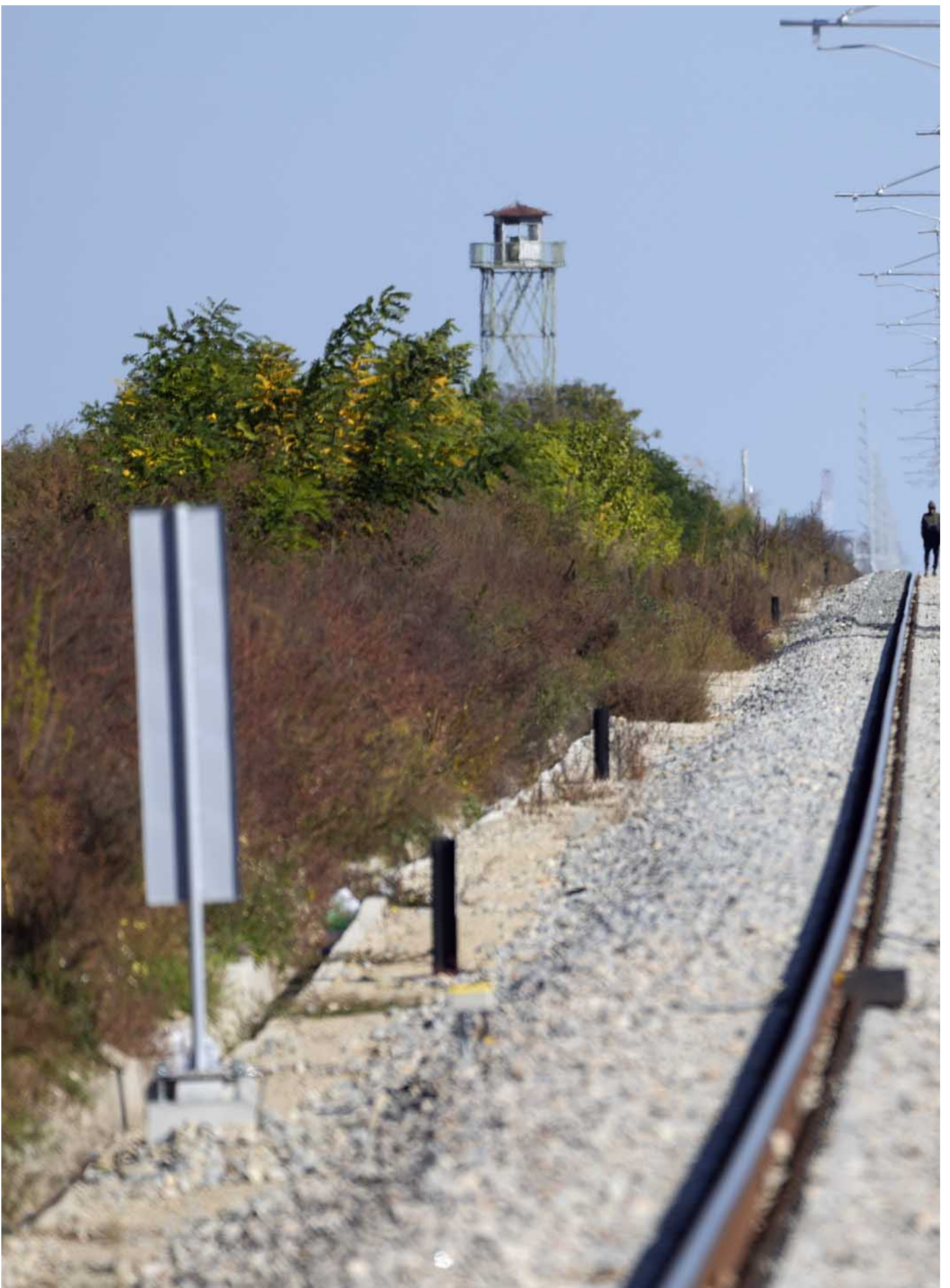
起初，加州墨茶的视频主题主要是美国走线攻略和抵美后的生活指南，到了2022年，他开始发表关于如何润欧的视频，开辟出走线博主的新赛道。从那之后，身在美国的意外成为了“润欧教父”。

“有些粉丝他实在是经济上比较困难，他来美国他来不起，但是疫情的时候他又想出来啊，就是那种‘政治抑郁症’吧，”加州墨茶说。他一个标题名为“走线分穷走和富走，太困难就欧洲吧，管吃管住还发钱，又近又容易”的视频，在YouTube上有超过1.5万的观看量。

加州墨茶说，在他接触过的润欧中国人当中，大部分人基于走线成本和福利水平而选择欧洲。

走线欧洲的总成本比美国低，因为从中国到欧洲飞行距离较飞往中美洲的短，机票价格较低，偷渡的步行路程也比美线要短。而且，随着中国人走线美国的现象越来越广为人知，不少国际航空公司开始严查飞往中美洲的中国籍乘客，如有合理怀疑旅程是以偷渡到美国为目的，航空公司会拒绝为其办理登机。这种情况在欧洲也偶有发生，但尚不普遍。

与美国走线相比，欧洲走线的线路更为多元。“无名厨房”的发言人Barbara告诉我，他们的志愿者也无从得知如今哪条路线更为主流。“我们也在尝试弄清楚。（欧盟边境）政策让人们无时无刻不在躲藏。”随着巴尔干路线主要偷渡点被封堵，移民大军不像往年那么有组织，而是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。移民四散寻找通关点，经欧盟的边境国家匈牙利、克罗地亚、希腊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等进入欧盟。



2022年10月20日，移民在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边境线附近的铁轨上行走。摄：Darko Vojinovic/AP/达志影像

“因为它是一整个大陆嘛，怎么走的都有，”加州墨茶说，“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你怎么走它都有路。”

加州墨茶还发现了欧洲走线的一条捷径——“跳机”，指的是走线人在欧盟国家转机时，放弃下一航程，在机场申请政治庇护。“我就想了，既然美国可以（申请政治庇护）的话，那应该民主国家都可以。欧洲机场应该也可以申请。然后我就让几个粉丝去试了，就试成功了。”

这条路径可以说是最轻松的走线，一步到位，连走的功夫都省下来了。但这条捷径只能用来润欧，在美国行不通，因为中国籍旅客必须持有美国签证才能在美国机场转机。加州墨茶说，由于有的人不了解欧洲跳机这个途径，或是担心有被拒绝登机的风险，仍然选择飞到巴尔干半岛，然后徒步进入欧盟。

加州墨茶认为，一些走线人青睐欧洲的另一原因是福利水平高，适合躺平。在西欧，在庇护申请人等待裁定期间，政府会为其提供免费住所，每个月发放津贴，还会指派律师为他们提供法律咨询。“看我的粉丝里有那种天天什么也不干，就是拿台笔记本（电脑），然后用这个难民营的网去打游戏，他也不去打工，然后每个月政府发他几百欧元钱，他也过得很开心。”

而在美国，墨茶形容是“鞭子抽着让你去干活”。“美国其实对于难民的福利不是特别好，像在住宿上的问题，你只能是靠自己来解决，你看像纽约、旧金山，那都是寸土寸金啊。”

抵达美国之后，加州墨茶在等待俗称“工卡”的合法工作许可期间，就已经花了近200万人民币的积蓄。“因为我在中国的生活其实就不差嘛，我在这边我消费也降不了级。”抵美四年后，墨茶和妻子已经生了两个美国宝宝，岳父母也经中美洲走线来到加州一家团聚。最近，他考了卡车司机执照，打算以开卡车为生。他说，要是当年润了欧，他就大可不必工作，可以靠积蓄、政府补助和偶尔做做视频为生。



从阿宁借住的比哈奇废墟俯瞰小城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## 梦想终点

25岁的中国小伙子阿宁，也是受到加州墨茶的YouTube视频启发而选择到欧洲走线。

在去年萌生“润”出去的想法之前，阿宁从来没翻过墙。“翻墙要花钱，舍不得，”他说。决心离开中国之后，他翻墙查询走线的资讯，偶然发现加州墨茶的视频里采访过多名在欧洲走线成功的中国人。阿宁留意到，欧洲走线的成本比较低。他心动了，不等想好具体路线和目的地就动身出发，当时他身上总共只有1050欧元。

“就是一路走一路问，这里试一下，那里试一下，”阿宁说。他的走线路线跟米奇计划的类似，先飞往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，再到波黑的比哈奇穿越边境到克罗地亚，最终到达德国。那时，他还不知道有跳机这个走线选项。

阿宁称，他在欧洲碰见过几十名中国偷渡客，大部分是跳机来的，少部分跟他一样从巴尔干半岛偷渡进入欧盟。他们大多由于经济原因离开中国。“很多都是在国内赚不到钱了，找不到工作，又有房贷要还，压力很大才出来的中年人，”他说，这些人一心想来欧洲打工，对于他们来说，申请政治庇护只是留下来打工必经的流程之一。

不过，在比哈奇，阿宁遇上了三名跟他年纪相仿的中国小伙子，他们因政治压力而出走。其中一人曾在接受自由欧洲电台[采访时](#)说，此前他在河北经营咖啡店，店铺在封控期间被迫关门停业。他对此不满，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批评防疫政策的言论，因此被警方拘留数日。重获自由后，这个中国年轻人仍对生活前景感到悲观，决定润到德国，梦想在法兰克福重开一家咖啡店。

刚踏上走线旅途时，阿宁没想好他在欧洲想实现怎样的梦想，甚至连目的地都不知道。在比哈奇，他碰上了巴尔干走线的大部队，与同样途径这里的阿富汗、叙利亚和马其顿等国的移民相谈甚欢。阿宁问了一圈他们走线的目的地。“大家都去德国，所以我们就想着去德国。”他穿越千里的“润”途，此时才有了一个明确的目的地。德国的难民收容制度被认为相对完善与慷慨，并且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移民族群，后来者更容易融入，因此多年来德国一直是许多前往欧盟的难民首选的目的地。



阿宁与三名中国走线同伴在比哈奇暂住的烂尾楼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在比哈奇，四名中国人没有钱住宿，只能栖身在一处烂尾的废弃建筑。无名厨房的一名志愿者曾经去探访他们的住处，根据她的[描述](#)，那里的房顶门窗还没盖好，四处漏风漏雨，空气中飘着一股霉味。地上到处是泥沙、积水和青苔，但起码有瓦遮头。阿宁和朋友们勉强找到一个天花板不漏水的角落，把睡袋和席子铺在地上，凑合着休息了几晚。

不过，阿宁自己一点都不觉得当时的条件艰苦，反而记得自己在比哈奇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。那几天正巧风和日丽，他在流经小城的乌纳河边晒太阳，跟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朋友聊天说地。

“我问他们为什么走比哈奇，他们说因为这里是旅游景点，翻过几个山头，对面克罗地亚的城市也是旅游景点，所以车上游客多，警察不怎么查。”阿宁说。

比哈奇附近就是风光迤逦的乌纳国家公园，乌纳河沿岸河水清澈见底，不少游客会到当地徒步、观赏瀑布、水上漂流。而在克罗地亚的那一侧，则是有欧洲“九寨沟”之称的十六湖国家公园，每年有超过百万名的游客到访。

阿宁说，在他走线欧洲的路途中，大部分路程都能搭车，但从波黑到克罗地亚这一段山路必须徒步，也是最危险的一段路。“晚上走野山，很陡的。”



阿宁与同伴在比哈奇废墟中的床铺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无名厨房的发言人Babara告诉我，曾有偷渡客在山林中遇见野熊。在春夏季河水水位高的时候，在克罗地亚和波黑边境渡河偷渡的人也可能遭遇危险。

除了自然风险之外，似乎无处不在的边境警察让走线难度陡然上升。阿宁第一次走山路越境时，在清晨碰上了克罗地亚警察，被赶回了波黑。一个早他一步走线的中国同伴更为不幸，身上的财物、护照、手机都被警察没收了。当时，阿宁身上也只剩下350欧元，但他还是把其中的50欧借给了同伴。

为了能安全通关，阿宁决定另辟蹊径。既然附近就是国家公园，他索性假装是游客，在白天走登山徒步路线。没想到这个方法真的奏效，他没有被边境警察盘问。阿宁曾经听说，从克罗地亚边境到其他城市的大巴路上，设有警方的检查站，外国人可能会被搜查。于是他和同伴规避公共交通，凑钱打车到斯洛文尼亚边境，再一路往西。

等到了意大利米兰，阿宁的钱已经花光了，幸好之前借他钱的同伴终于联系上家人、收到了一笔钱，马上接济了阿宁。“那时候危难情况下，真的有革命情感，”阿宁说。

一行人最终到达德国申请庇护，被分配到各地的难民收容中心，阿宁被送到德国西部下萨克森州（Lower Saxony）的一个中心。中心的负责人告诉我，在今年春季，这里总共收容一千多人，其中中国人只占极少数，有约40名。

虽然阿宁和米奇不谋而合地选择了德国作为目的地，实际上，走线欧洲的终点因人而异。在欧洲走线的Telegram群中，有的人称自己已到西班牙、意大利申请庇护。另据媒体[报道](#)，近年来有多名中国异议人士通过“跳机”抵达荷兰、法国等国。荷兰移民局的[数据](#)显示，在2023年共有409名中国人向荷兰政府递交了政治庇护申请，比前两年翻了三倍。

# 在欧洲各国中， 德国最受中国籍庇护申请人青睐

共 687 人申请

2023

当年裁定  
308 份

遭拒  
101 份

2024  
1-5月

共 366 人申请

资料来源：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（BAMF）

端傳媒 Init

但相较之下，德国依然是欧洲各国中最受中国籍庇护申请人青睐的目的地。根据德国联邦移民和难民局公布的数据，去年一共有687名中国大陆公民在德国申请庇护，是近四年来最高水平，并且是前几年数目的两到三倍。在今年一月到五月，已有366名中国人申请庇护。

在比哈奇的乌纳河边，阿宁结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如今，阿宁在德国的身份是一张纸片，那是德国政府给庇护申请人的短期居留证。如果他的申请通过，那张单薄的纸片才会变成一张塑料卡片——德国居留卡。如果政治庇护申请最终裁定不予通过，他可能将被遣返回国。因此，他犹如惊弓之鸟，不愿谈论自己的身份背景与离开中国的理由。即便如此，阿宁没有后悔选择走线欧洲。“走线美国太危险了，时不时听说路上出事，”他说。

不过，阿宁反复提到，如果他是在美国申请庇护，就不必如此焦虑了。在美国，去年中国人的庇护申请拒绝率为12%。即便他们的庇护申请不获批准，通常也不会被遣送回中国。不过，这个情况可能很快会发生重大变化。今年六月，美国政府使用大型包机遣返了116名非法入境的中国人，这是五年来美国首次遣返大批中国偷渡客。

比起美国，在德国的中国人庇护申请通过率较低。在2023年，德国政府拒绝了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庇护申请。如果申请最终裁定为不通过，一些庇护申请人或能取得“容忍居留”的资格留在德国，但有的人将面临被遣返的风险。

俄乌战争以来，进入德国的难民人数急剧增加。德国去年共收到35万份庇护申请，为2015年欧洲难民危机以来最高水平。德国是欧盟最大的难民收容国，持续不断的难民潮引发难民住房紧缺、申请审批时间延长等问题。这一困境持续刺激民众的排外主义思潮和集体焦虑情绪，推动极右翼政治力量崛起。在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，极右翼政党选项党成为德国第二大党，在德国东部更是得票第一。

阿宁对清澈见底的乌纳河印象深刻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移民、难民危机推动政治右倾的现象不限于德国，在欧洲各国都有体现。在今年七月的法国议会选举中，极右民粹主义政党“国民联盟”虽未赢得胜利，但取得历来最多席位。在去年的荷兰大选中，极右翼的自由党一跃成为最大党，新政府正寻求制定有史以来最严格的庇护政策，并谋求退出欧盟难民协议。在意大利和芬兰，极右翼政党都在多党联合政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

但欧洲政治右转的趋势暂时还没有影响阿宁在德国的生活。他目前吃住都在难民营，每月还有460欧的政府津贴，足够零用。“德国对我们不错的，”他说。他每天在语言学校学德语，打算之后再接受职业培训、找工作。不久前，阿宁的庇护申请被驳回，但有公派律师为他上诉，诉讼过程可能长达一年，期间没有遣返危险。如果他能在最终裁定之前找到长期工作，无论庇护申请结果如何，他都有留在德国的一线希望。

阿宁是幸运的，虽然未来仍有不确定性，至少此刻他过上了加州墨茶视频里宣传的欧洲高福利生活。但对于另一些中国走线人来说，到达欧盟可能只是噩梦的开始。

今年六月，意大利警方破获了一个由华人运营的人口贩卖集团，逮捕了九人，解救了77名中国人，其中不少是女性以及青少年。警方发现，中国偷渡者以人数不多的小组为单位，持续飞往对中国人免签的欧洲边境国家，其中以塞尔维亚为首。一些在意大利生活多年、会说意大利语的华人蛇头驾驶豪华轿车，随即载着这些穿着体面、只带少量行李的中国人穿越中东欧，最终抵达意大利。中国偷渡客被安置在威尼斯附近，等待被转运到意大利各地或其他欧盟国家。

意大利警方的声明称，华人蛇头将这些中国人的护照没收，并且“将剥削他们直到这趟旅程的债务还清”。这些移民一无所有，只有一张床和一份可能永远干不完的工作，犹如“奴隶”。

在克罗地亚边境，米奇曾经过几处当地农民的住家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## 铩羽而归

与米奇初次通话两周后，我再度联系上他，他居然还在波黑比哈奇“挂壁”。这是走线人圈子里的黑话，指的是被卡在某处，无法继续前进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此前决心离开中国的他，已经订好了次日返回中国的机票。

在比哈奇第一次走线失败之后，米奇再尝试了两回，都无功而返。有一回他和摩洛哥同伴打算悄悄登上越境的货车车厢偷渡，却因同伴懒散而错过了时机。还有一回他独自走山路，到了克罗地亚边境，疑似被当地民众举报，警察赶来将他遣返。他给克罗地亚警察塞钱，但对方没有收下，只是把他手机的太阳能充电器没收了。

谈起在欧洲走线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失败经历，米奇对欧洲的边境政策怨声载道。“那人家申请政治庇护，你当然是不能直接拒绝啊。那你开口都不让人家开口，”他愤愤不平地说，“只是嘴上说着人权。”

米奇多次抵达克罗地亚边境，但都被当地警察折返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在东欧呆了20多天，他对欧洲完全去魅，留下的印象是“跟中国农村一模一样”。他还打听到，波黑的餐厅服务员月薪才1300马克（约700美元），但一台洗衣机就要600多马克。“他们的工资还是挺低的。”米奇如今认为，跟欧洲相比，中国还是有不少优势，只有政治和社会福利除外。“就这两个，其他方面的话应该还算可以，”他说，“消费的话比国外低多了。”

他后悔选择了从波黑到克罗地亚这条润欧线路。“绝对不会再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简直就是折磨人。”之前，米奇曾豪言壮语改走美线，但事到如今也打了退堂鼓。“美线还更累，你现在只是走一天，美线要走好多天。”

今年七月起，中美洲的厄瓜多尔取消对中国公民的免签政策，这意味着前往美国的中国走线人难以再从厄瓜多尔起步，美国走线的路途将被拉得更长。欧洲会否因此变得更受中国走线人欢迎，目前仍不得而知。

我问米奇，之后还想润出来吗？他回答：“不出来。反正他再怎么政治压迫，不理他呗。只能选择无视了，选择麻木了。那有什么办法？就算你天天在墙外面说，说了也没用啊，这个世界都变成这样了。”走线失败之后，米奇像泄了气的皮球，说以后不再关心政治了。离开欧洲前，他只惦记着给家人带点药品，一天也不多留，赶着回去帮忙家里盖房子。

在东欧待了20多天后，米奇认为欧洲跟中国农村的景象差不多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(林语婕对本文亦有贡献。应受访者要求，米奇、加州墨茶、阿宁为化名。)

## [#走线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